

古镇的猫

旬阳 郭华丽

晨曦还畏怯地躲在蓝色的窗帘后面，肆无忌惮的猫叫瞬间就把天光叫醒了。一如往常，我会拉开窗帘站在窗前，看远处绵延起伏的黛色的山脊。稍近，黄色、火黄色、青色、翠碧色灌木杂林的山坡散落或簇聚的蓝色、红色屋顶的房子，偶尔会看见炊烟从人家里袅袅飘散于云雾中。及近，汉江则是烟笼寒纱，间或露出一方碧玉，浩荡的水声像是被束缚在了水底。听这个古镇子与冷冽空气相对的风声、咳嗽声、脚步声、虫鸣声、鸟博翅声。

这是古镇一天的开始，或者说是我这个古镇过客新的一天。无一例外的，被猫唤醒的又一天。

我这个怕猫的人却到了一个猫最多的地方。若看它的皮相，通体白毛发黄，眯缝着双眼，循声圆睁的黄色眼珠滴溜溜转，诡谲的目光被糊在眼角的屎尿遮掩出意味深长的况味。转角之上，巷道一侧，屋檐底下，这方由青石板铺就的地域像是它的王土，“呼噜，呼噜”念着它的经。若是有猫、狗经过，但见前爪拱地，脊骨拱起，历经岁月洗礼的一声“喵”任是狗也侧身而过。绝大多数时间，翘起后爪不时挠向拱起的脊骨、粉红色肉的大腿根，俨然一副历经世事，唯我独尊的样子。按人之经验，最长命的猫也不过是世间二十年，那么这只猫应该是十余岁的年纪了。

世人说，讨厌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远离和忽视。还有人：嫌鸡斑斑斑斑，斑斑斑斑斑斑。对于这个据此为王土的令人讨厌的猫，我已经固定的办公楼决定了我没法远离它。一年四季除了盛夏、冬末、初春、晚秋为获取一份爱情不惜牺牲品行撕心裂肺的嚎叫，让我无法忽视它。也曾听见两只猫的情投意合，那厢的孔武有力，这厢的多情优柔，一递一声。而这只钟情于斜对过人家那只虎纹花色母猫的白色公猫，今年已是数次数天坐在廊檐下呼叫了，奈何换回的

那只身着虎纹、仪态万方的母猫的回音，反倒惹得六十多岁男主人时不时地几声怒骂。是它盛年不在？还是它心有所属？猫的世界我不懂，却也是不忍心驱赶它，甚而一改似根深蒂固的厌恶，有了或多或少的怜悯了。

贵州街巷那对年过八十的老夫妻门前的木纹石台阶上总是摆着几个铝制的饭盆。从这些饭盆里残余的糊豆面、麻什、拌汤、面片亦能想见他们的饮食习惯。也总有猫从他们家虚掩的门扉进进出出，颜色各异、胖瘦不同、大小不等。放在那总会有猫来吃，管它是野猫家猫；合适的时间，固定的地点，总有饭等着自己去吃。一年年下来，这对老夫妻怕是跟这个古镇里大多数猫达成共识了。这只黑白相间的猫，常常是爬在老妇人的膝头，或是躺在老头的脚边，闲淡无为地看着我们这些进城又出城人。那些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美美地吃上一顿又不知神游到什么地方的野猫。气定神闲的样子彰显居家主人的身份。上上下下经过，见了它，我总会“喵喵”地唤几声，虽然它从未理我，但已不再以防备姿态待我。

这俨然有了一副老相的猫，却让我看见了快如闪电的、柔情万种的样子。一天，我正从它门前的台阶下往河街，原本对着我的呼唤未做任何表示它，倏忽如闪电般飞向十几阶台阶下的老药村店，不一会便扛着一小袋米的老头。只见它绕在老头的脚边“喵喵”柔声叫着，又是咬着老头的裤腿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拖拽着。我忍不住停下来看着一个老头、一只老猫是怎样互相诉说、相互帮携着回家。我很诧异，老头的脚步声我都没有听见，这只老猫又是如何听见的？我亦很惊异，我感觉到有水冲出我的眼眶。

这是我到蜀河两年来，唯一愿意和我说话的猫。和它相识是在有着铜人、铜骡马的星汉广场。冬季的下午饭后，天已

微微黑了，独自在这个千年古镇子里行走还是需要勇气的。那有念起念灭的沧海桑田、海枯石烂，总有承载千年人事的千年古镇总有其冥冥中的不可知，总有些道不尽的人间事吧，这只楚楚可怜的幼猫，亦是循着这星汉广场的“人气”而来吧。

从相遇、相识、到相熟，我和这个猫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先是“喵”一声逃走，又不远处便于逃跑的巷道里喵喵叫着，接着用一种试探的方式一点点走进，直到躲在骡马的腹下贴着蹄子，扭着头看着在广场走圈的我。看着我靠近，又略略躲往骡马的另一只腿下，畏怯的小样全然已是我见犹怜的温顺，一只前爪轻轻抬起，嘴里“喵喵呜呜”地叫着小心翼翼凑近我，我亦蹲下身，“喵喵呜呜”回应着，伸出手轻轻牵起它抬起的前爪。人说猫有九条命，有不死的灵魂。我们的相认是前世的契约？

在天微黑的时候，在星汉广场。是一个一只猫的今生约定。我在广场走圈，它追着我或是跃上驮着货物的骡马背上。我喵喵叫着，它喵喵回应，从彼此的言语、行动听见、看见生命存在的快乐。一个多小时后，我一声“回去了”它喵一声飞离，我转身向左。再不再见，我们都已然相见。“人生定离，一期一折。勿怀忧也，世相如此”不会是一只猫的心事。

在我们办公楼后面一处残垣断壁里，有着多少只猫？二十、三十、还是五十，黑色、花色、白色，虎纹、豹纹、斑点……我从未细数过，那只通体黑色，有着六根长长白色胡须，体形魁梧的猫，应是这一群野猫的头，只要从这断臂前经过，就见他弓起腰身，欲扑扑紧盯着我们，那宝蓝色充满异域风情的眼睛，怎么看都是杀气重重。有时会想：也许有一天我们会放下彼此的对待、戒备，心无挂碍，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终而各安其分？

简单的生活，完全没必要弄得那么让人心生畏惧。

茶是什么？一种经过浸泡，能够提神醒脑，消积化食的植物饮品，这点不容置疑。经过漫长的时光渲染，茶被人们赋予了更多品质、德行等等外在光环，无须辩解，向往美好，追求幸福，是人的天性，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据考证，茶圣陆羽自幼长于寺院中，许多名茶最初也是由僧人焙制，“茶禅一味”，喝茶也是僧人修行的一项日常生活。赵州和尚的“吃茶去！”，追根溯源，这句话最初的意思是能无心心地领受一杯茶，他的禅就参成了。什么时候发生了转变？嵩山和尚的“逢茶吃茶，逢饭吃饭”，平常心是道，但它不光是靠渴时饮茶，饥时吃饭得来的，如无了悟，就无法达到身心统一，无心无我的境界。再到后来的禅宗公案“茶碗行”，按照一定程序的观摩、练习、体会，才是修行的最好方式。说得有点绕，云山雾罩，莫名其妙？不妨稍加琢磨一下，这和茶的发展是不是有些相似？无心、有心、程序，殊途同归，这好像也是物质到精神的必经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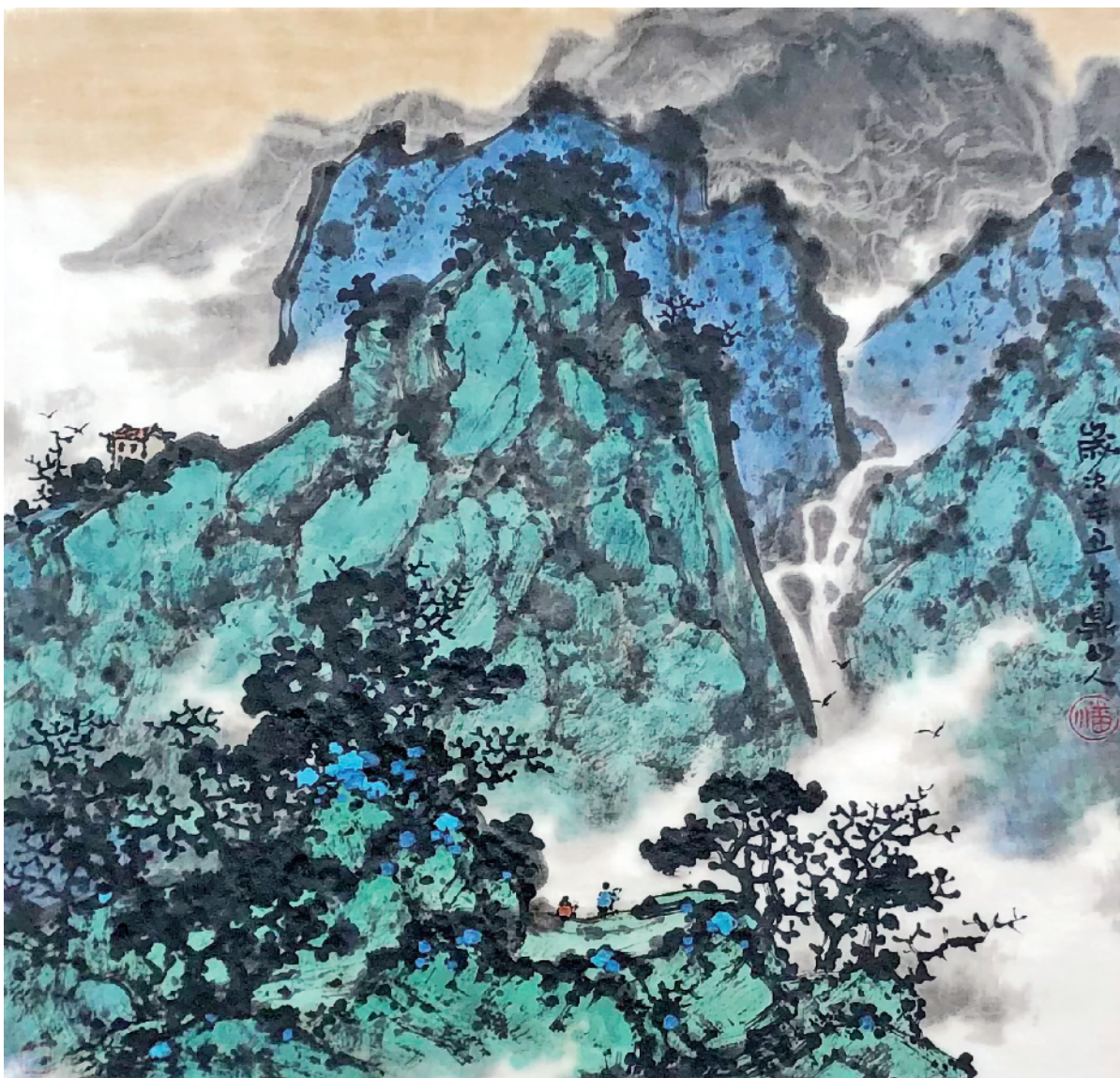
茶从日常走向礼仪，有人为的因素，也有环境的制约。好茶出深山，很多东西在原产地或许很普通，但经过人工、包装、运输费用等等成本因素的叠加，抬高了最终的售价。流传旧时一条加盖茶区官印的麻袋，经过茶马古道辗转流通到西域，变成一种抢手的时尚奢侈品，笑话归笑话，但也间接印证了茶的传播力和影响力。自然的不可控力，其实在最终价格的比例中相比于人为因素要小得多，宣传、炒作等等层出不穷的营销手段，造成了茶从粗放到精细地持续发展，这也是日常消费品发展的趋势，各有受众，用不着纠结，时尚永远运行走在日常、礼仪的往返之路上，茶能自由穿行在社会的各个阶层，说明它有着自己无限广泛的适应性和通用性。

茶从高往低的流动方式，也符合人们对高雅、端庄、脱离了一般情趣的理解和向往。但不能说茶道就只存在于排场的仪式上，山间地头的一缸醇茶里朴实自然的平常心，难道不是茶道的另一种表现方式？或许带有更多的生活气息。茶在不同的场合，有着不同的仪式，客人上门，烧水沏茶，本身就是一种日常社交和家庭生活中普遍的往来礼仪，看似随意，其中也暗含一定的规矩，比如：先客人，后主人；先主要宾客，后次要宾客；先长辈，后晚辈；先女士，后男士等等，茶已经融入日常，潜移默化地影响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常有人说“茶如人生”，话是没错，但是调子起得有点高，每片叶子都不相同，人生更不是他人的经验和总结，禅语机锋，毕竟不是自己开悟践行之后得来的智慧。茶无雅俗，道无常存，人在草木间，才能感受到四季的冷暖凉热。茶从来都不是论道的工具，过多的修饰，掩盖了事物的本质，懂不懂茶没有什么关系，“须知茶道之本，不过是烧水点茶”，偷得浮生半日闲，才是真实的生活态度，一个人总得需要要从繁杂的工作中脱出身来，享受放空自己的片刻宁静，多么奢侈的一种感觉，只可意会，不足为外人道也！

新罗揽胜

汉滨 张朝林



溪山雨后 潘慧作

瀛湖 第 1390 期

守护旅途

石泉 刘庆勇

踏青时节
石泉以最美的姿态
迎接你的远道而来
当你踏上雄奇的云雾山
漫步老街，后湖水乡

能否看见每一个路口、景点
都有我们的身影
新旧面孔匆匆而过
尽管没有人知道我们是谁
车流不息的道路上

我们只是那一抹荧光绿
从日出到夜幕
护着你的安全出发
也护着你的平安返程

春到正阳食春鲜

平利 汪轩

认识正阳，从吃一口春日时令春鲜开始。

正阳的春，比低山地区来得晚一些，清明已过，春风却依旧料峭，草甸上积雪消融，涓涓缕缕浸入地皮，春雷一震，草木赶忙冒头破土，春日一照，又窸窸窣窣争生长大，大地变得热闹起来，连群的群山渐染新绿，桃李芬芳不歇，树尖儿上的香椿才崭露头角，地里的春笋、宽杆蒿、花椒叶、荠菜也生了新芽，生机盎然之间，“采春人”赶早扎进山林田野，去寻找不可多得的春日美味。

农历三月，地气定发，若是瞥见田埂上、道路边一丛丛葱茏的新绿，那准是荠菜的身影。荠菜俗名地米菜，纤细的茎叶挨着地面展开开来，匍匐生长，像舒展的羽毛。“阳春三月三，荠菜当灵丹”，春日的荠菜，是大自然的馈赠，掐上一把嫩尖儿擦水刺痒，做成包子或饺子，不仅味道鲜美，更能平肝明目、清热排毒。

香椿是春天的信使，香椿生在树上，三五一簇，刚冒头的颜色嫩黄，一两日便微微发紫，油亮亮。常听人说“雨前椿芽嫩如丝，雨后椿芽如木质”，必须赶在一场春雨之前，掰下树顶最嫩的芽，或与金黄鲜亮的土鸡蛋合炒，

一道热气腾腾香椿炒蛋奉上，或裹上面糊糊下入滚油，炸香椿鱼儿，酥脆爽口。不管怎么吃，一口咬下，都足以把这满满的春意吃进嘴里。不过，香椿气味特殊，喜欢者趋之若鹜，不喜欢者避之不及，曾有人用“一箸人口，三春难忘”来形容香椿的口味，这样想来，难忘的或是美味，抑或对这种特殊的“香味”。

春吃芽，夏吃瓜，秋吃果，冬吃根。春笋也是正阳群众春日餐桌稍纵即逝的美味。嫩笋去壳，在开水里滚上一圈，或滚刀切块，与腊肉同炖，满口滋味；或撕成细丝，同春韭同炒，清新爽嫩。汪曾祺先生曾用“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来形容香椿，不加修饰的文章，大抵就是取“春韭之味”的清新来形容文章的隽永之感吧。

民有俗语“不时不食”，在正阳人民的心中，食春鲜与春耕、播种、采茶、制茶同等重要，这是大家迎接春天最直接的方式，也是对季节感知最具象化的体现，唐人有诗“愿得长如此，年年物候新”，一口春菜下肚，才算不辜负大好春光，才算真正品味到春的味道。

陪父亲下乡

紫阳 叶柏成

早春时节，天空刚刚露出鱼肚白，父亲洗漱完毕，肩上挎着洗得发白的帆布包，包里面装着文件、笔记本和一只漆黑锃亮的英雄牌钢笔。父亲叫着我的乳名，笑呵呵地说，准备好了吗？咱们动身下乡吧！我高兴地点点头，系好解放鞋上的鞋带，随父亲踏上了曲曲弯弯的羊肠小径。

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父亲已过不惑之年，在一个叫双柳人民公社任党委副书记，我对父亲说了想和他下乡去玩玩，他爽快答应了，并嘱咐我，下乡要起得早，免得我们在路上晒太阳。

父亲轻轻掩上门，他怕惊动母亲休息，就没有再与母亲打招呼，他带上我，大步流星地踏上了他熟悉的山路，我紧随其后。翻过一道道山梁，越过一条条沟壑，爬上一个一个山岭，父亲魁梧的脊背已经汗湿一片，他一边在前面赶路，一边与我说着风俗礼仪。他和蔼地告诉我，到了老百姓家，要有礼貌，主动与别人打招呼，吃饭的时候，不能把好吃的菜全夹到自己碗里，小孩子最好不要上桌吃饭，别人让你上桌，你也要推辞几次，实在推辞不过，也要先让大人，老年人入座了你再坐下。吃东西的时候不要发出大的声音，举止要斯文……父亲说着话，在路边找来一根竹棍，不停地敲打路边的野草，把挂在野草上晶莹的露珠敲落，免得打湿我的裤脚。他怕我太累，走了四五里山路之后，就坐在一块大青石上歇歇脚。他从蓝色的中山装里掏出塑料袋，从里面取出旱烟杆和金黄的旱烟叶，烟火明灭，柔蓝色的烟雾笼罩着父亲布满沧桑的国字脸。

父亲抽着烟，给我说他包联的这个村叫桃园村，有八十户人家……他像熟悉自己家庭人口一样，说着各自家庭老人的喜好，男女主人勤劳耿直的秉性。父亲与我说这些情况的时候，突然从竹林里风风火火走出一位五十几岁的妇人，头缠白布帕子，背上背着一个八九岁的男孩子，男孩子的头懒懒地躺在妇人背上，妇人急急忙忙往山下赶，她一抬眼望见父亲，就笑着和父亲打招呼，父亲热情地回答着，问妇人背孩子这是去哪里？妇人说孩子可能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又拉又吐，她准备把娃背到公社卫生所去看看。父亲得知情况后，安慰她莫着急，从挎包里掏出纸笔给公社卫生所医生写了几句话，说明妇人家的情况。父亲让妇人拿着纸条去找靳大夫，那妇人千恩万谢地去了。父亲对我解释说，山里人很少出门，又不认识人，她拿着我写的条子去找医生，医生认识我，会给我几分薄面，省得耽误了孩子的病情。经他一说，我明白父亲写下纸条的必要性。

走了二十多里山路以后，沿途都有散居的农户，他们与父亲亲切地打着招呼，父亲回敬着大家的问候，询问他们洋芋栽种了没有？苞谷点种了没有？麦子施肥了没有？父亲始终面带微笑，那种与群众长期建立起来的鱼水情意，显然不是装出来的。

父亲与他们闲聊着，还从另一个上衣口袋里掏出三门峡香烟，给他们一一散过，而他们呢，把父亲当成了自家兄弟，毫不客气地拿着香烟，叼在嘴上，很享受地抽起来。有一位年过古稀的老农，父亲叫他陈篾匠，还拿出长长的旱烟杆，裹上一袋自家地里长出的旱烟点燃，他用衣袖狠狠地擦了擦烟嘴，递给父亲品尝，父亲也不嫌弃，拿上他的烟杆就吸了起来。父亲吸着旱烟，说他的旱烟香味浓郁，有口劲。又对我说，娃呀，你陈爷爷是远近有名的篾匠，编得一手好背篓，好竹篮，好竹筛，好簸箕。陈篾匠一听父亲夸他的手艺，就高低邀请父亲去他家里坐坐，说要送给父亲一个精心编制竹篮子，父亲拗不过他的好意就去了他家里。到了陈篾匠家里，他立马吩咐老伴儿烧水泡茶，烧肉煮饭，又让十岁的孙儿去把刘村长叫过来陪父亲吃饭。自己动作麻利，十分矫健地爬上了燕子楼，取下了自己精心编制的竹篮。我好奇地凑近一看，果然好手艺，那竹篮子成梯形，上面口径大，下面底子小。竹篮上有两圈蓝颜色涂染的波纹图案，竹篮顶部用红漆涂染出对称的两个“福”字，整个竹篮造型美观大方。我高兴地连说，陈爷爷好手艺。

父亲与陈篾匠聊着庄稼播种，养猪养鸡情况，老人身体健康情况，陈篾匠快乐呵呵地应答着，他两人的对话俨然像一对爷儿父子。这当儿刘村长到了，刘村长与父亲年龄相仿，是个乐天派，到屋就说今天喜鹊叫，叶书记就来了，真灵验。父亲热情地与他握手，敬烟。这当儿饭菜已上桌。父亲就和刘村长在桌上详细了解近期村春耕进展情况，村民目前所面临的哪些困难等，父亲一边问，一边掏出笔记本一一记录下来，把一切情况了解以后，才开始用餐。吃饭的时候，我按照父亲事先的教诲没有上桌，陈篾匠非要我上桌吃饭，父亲笑着说，既然你陈爷爷让你上桌你就坐吧。宴席上，我表现得彬彬有礼，父亲对我的表现非常满意。

在陈篾匠家用完餐，临走时，父亲执意给陈篾匠留下了三十元钱三斤粮票当作伙食费与购买竹篮子的费用，陈篾匠摇头连声推辞，父亲硬是要按照自己的下乡规矩，用餐即刻付给老百姓生活费的原则，不然就不打交道的。陈篾匠见父亲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只好硬着头皮收下，又为父亲揪了几匹叶子烟，让父亲千万不要嫌弃，一定收下。父亲再要付钱时，陈篾匠先是翻了脸，他高喉咙大嗓门地说，叶书记，你这就见外了，我孙儿在朱老师（我的母亲）学校上学，一年四季，不知要在你们家吃多少顿饭了，你要再格外话，我就要顿顿付钱了。父亲只好将烟叶挽成一团放在衣袋里。

这一天，我随父亲下乡跑了三十几户人家，月上柳梢的时候，父亲又组织各组组长召开了春耕生产运动会，父亲在会上讲话，仿佛与左右舍拉家常，极富感染力与说服力。我很难相信年过四十的父亲哪来的那么多激情，而年少的我，始终抵不过瞌睡虫的袭击，坠入了甜甜的梦乡之中。